

中國方志叢書·華北地方·第二二四號

據民國陳銘鑑選輯影印
民國二十三年刊本

河南省

西平縣志附編
(全)

成文出版社印行

中國方志叢書導言

論方志在史籍中的地位及功用

論我國史籍的源流，要以尚書和春秋最古。章學誠（一七三八—一八〇一）有六經皆史的說法，認為古人未嘗離事而言理，六經皆是先王的政典。龔自珍（一七九二—一八四一）認為六經是周史的宗子。易經是卜筮的史，書經是記言的史，春秋是記事的史。國風是史官採自民間的詩而要付之司樂的，雅頌是史官採自士大夫的，禮記是一代的律令，皆歸史官守藏。這樣看來，都是與史有緣的。參證後來把會典、通典、通考各種專記律令文獻的著作，也列入史籍，適足說明我們要研究社會全面文化的時候，自然會擴大史料的徵集範圍。否則，只能局限在政治史的小圈子裡。無論如何，依今日圖書分類愈趨精密的眼光來看，尚書和春秋，總該是上古的珍貴史籍。

自從漢代司馬遷作史記，班固父子作漢書，一般人的觀念中便有經和史的分辨。魏晉南北朝以至唐初，私家修史的風氣大開，詩賦雜說，論著更多，彙存的書籍越來越豐富。本來根據內容把圖書分類列為七略，到了晉時又有四部的劃分。把兵書、方技、術數併入子部，詩賦歸入集部，成為經、史、子、集四部。這種分類的意義，好像是說，經是民族的大本原，史是社會文化發展的跡象，子是個人發掘的理性，集是個人自由精神的感情表現。經史高高在上，冥冥中鑄成東方文化注重通貫綜合的學術精神特色，只求互相涵攝並存，蔑視抽象的分派對立，技藝在學術上不被尊重，於是文人學士把經史纏在一起，甚至文史也弄得分拆不開。一直傳沿到清代乾隆開館重整四庫，分類仍然照舊，史部中羅列了十五類子目，而方志只有一五〇種。史籍雖然很多，後人却終不能整編歸納成一部完備而有系統的中國通史和文化史。試看民國十九年瞿兌之在方志考稿序中嘆道：「吾國人之不能認識了解吾民族性者蓋有由矣，無真史故也。史不能明全體社會活動之迹，而徒措意於一二人之殊功美行，亦猶乎吾曹今日但知環吾左右者之思想行動大抵相同，而不知距吾曹稍遠者其思想行動乃膠附於數百千年之前而少所變也。」又余紹宋也在方志考稿序三中俄說：「今者國史之業，既無專司，而著作體裁亦宜畧變。必當參用通志之例，廣載各地方社會情形，而不能偏重於中央政治，乃事理之當然，亦時勢所必至，若是則有賴於方志者益多。近世以來，政治凌夷，雖屢變而不能中理合度協於人情，國事輓輓，職是之由。」這樣看來，我國累存的史料確是不少，可惜史學研究上還待重行檢討哩！

唐宋以來，史籍的編纂却也演進許多，官修的演化爲編年體的皇家實錄、紀傳體的正史、有關禮法的會典、偏重地理的方志；私修的也有紀傳體的正史、別史、編年體的通鑑、以事爲綱的紀事本末、屬於典志的通考、通典專史，體裁和內容都有進步。史學上也誕生了兩位傑出人物。一位是唐代的劉知幾（六六一—七二一），他取諸家所作的史籍，闡明義例，商榷利病，遺存傳世的有史通一書，獨具評論性。另一位是章學誠（一七三八—一八〇一），曾爲和州、永清、亳州修志，又做過畢沅的幕僚，修纂湖北通志。他是重視方志，親歷其事，而又提出具體建議的第一人。這兩位皆是值得推崇的史學碩彥。

人類自從有了時間觀念，再也斬不斷過去、現在、未來的鎖鏈，這是歷史興趣的根源。有了空間觀念，又渴求地理的知識。生活演進，使文物制度日漸繁複。歷史的探討便由幾何直線擴展到橫面的伸展。中國的土地大，人口多，山川氣候不同，先前的交通遠不及近日方便，更容易形成地方特色。只憑少數人編纂的國史，顯然不能囊括各地的社會全盤現象。地方志隨時代前進，倡於明代，盛於清代，現已成爲史籍中的要角了。這便是我們要介紹方志的緣由。

方志自從明代提倡編纂，清代便昌盛起來。托庇於國學首先注重經史，再加文史素來兼顧的餘輝，早年館庫所收的方志，皆有特定的水準。其實，在政府的通令鼓勵下，各地主纂方志的，莫不兢兢業業，收集的史料，皆是可資信實的，並不限於官府的藏本。據朱士嘉統計：清代編成的地方志有四、六五五種，康熙間完成一、二八六種，乾隆間又有一、〇二四種；直隸最多，有四〇三種，四川、江西、山東、河南、陝西、浙江皆各有三百種以上。他在一九三〇年統計我國方志便有四、九一二種，一九三五年統計總數爲五、八三二種，九三、二三七卷，一九三八年又查知七三〇種，一九五八年再查知七〇〇種。這樣，總數就達到七、二六二種。比起正史來，卷帙浩繁，真不是任何人可以憑他一生精力而能全部瀏覽一遍的。但是我們原也不必去做那種迂事。祇要知道這是歷史方面還未開發的山林，可以發掘的寶藏很多。現在試依顧頡剛在中國地方志綜錄序引述的一般方志紀事要目如下：地理——沿革、疆域、面積、分野；政治——建置、職官、兵備、大事記；經濟——戶口、田賦、物產、關稅；社會——風俗、方言、寺觀、祥異；文獻——人物、藝文、金石、古蹟；便知方志內容廣泛，而且它的取材，來自檔案、函札、碑碣，是很可信實的。真正說「以校正史，則正史顯其粗疏」而已。這是說地方志在數量和內容方面也成爲史籍中的要角。

民國十九年瞿兌之出版方志考稿，賅括江蘇、河北、山東、河南、山西、遼寧、吉林、黑龍江八省的方志，一一列明了纂修年月、纂修人姓名、舊志沿革、卷數目次，並且辨體例，評得失，尤其注意特殊史料，是輔導研讀方志的文獻。此外，民二十年故宮所藏方志編目刊行，二十二年國立北平圖書館承京師圖書館和北海圖書館合併之後，藏有方志三千八百餘種，也編有目錄。

二十三年朱士嘉編中國地方志綜錄，羅列了五千多種。朱士嘉在北平所見的不過三千種，後又訪得上海涵芬樓直省志目，徐家匯天主堂藏書、金陵大學、南洋中學、中山大學諸書目，並知王綏珊藏有一千多種，又索得美國國會圖書館方志簡目、日本內閣文庫、宮內省圖書寮、日本帝國圖書館等志目，遂完成了蔚為大觀的綜錄。令人驚異的是國外的巴黎和越南的遠東圖書館，美國哈佛大學也藏有我國的方志，國內的教會校館更對方志發生興趣，這個時代的中西史學精神也就可以窺見一斑。

我國昔日的史家似乎拘束於史料的體例形式，精神已墮入治亂衰替的循環律陷阱，偏重政治史的小圈子，不敢放胆解釋人性各方面活動史實，但是今日經過科學洗禮以後，我們要弄清楚幾點：(一)憑藉文字和古物研究歷史，並不能使過去的事實完全再現，再說每件歷史事實皆有它的特殊面，能使它再現的，僅是倚靠我人的經驗和直覺。(二)科學可以捉住相同的事物，正因為我能控制它的再現，可以求出它的共相和通性或定理、定律，但是史學上就不簡單了，我們要儘量注意它的特殊面。(三)現代史學在政治、經濟、社會、宗教、藝術以至文學方面應有廣泛的研討。(四)歷史研究者須有哲學的氣質，參用科學的方法，獲取藝術的成果。(五)對史實的特殊相若不加以解釋，只能做一個史料收藏家，算不得是真正的歷史學者。

我們現在應該知道，中國歷史在傳統的史籍以外，方志是有地域性的，另外還有一種家譜是氏族性的史料。這方志與家譜，足可幫助史家分別根據人、時、地、物四個因素來研究事態的始末，展開嶄新的歷史敘述。為了適應時代需要，樹立清晰而有系統的概念，我們把選印本方志叢書的範疇，暫定為鄉、縣、府、郡、行政區的地方史，及各種叙一物一事的事志等（如瀘水志、廬山志）。

明清以來，方志成為地方官參照施政的要覽。若說依據方志便能瞭解該地的全情，未免過於誇張，所以研讀方志只能說有助於瞭解一地的過去情況，提供歷史專題研究的翔實資料，而且要從多種方志去探求同一節目，效果就高得多，現在把方志的功用，試述幾個實例如下：

- (1) 朱彝尊日下舊聞，陸心源宋史翼，顧炎武天下郡國利病書，大多係由各種方志取材。
- (2) 陳垣的元人也里可溫考，據至順鎮江志而作。
- (3) 張亮丞菲律賓賓史上的李馬奔 (Limahong) 真人考，據閩粵方志而成。
- (4) 日人桑原隲藏作蒲壽庚事蹟，援引閩粵方志多種。
- (5) 日人加藤繁中國經濟史考證，何炳棣中國人口論，皆據很多方志的資料。

(6) 專從物產而言：乾隆時豐潤縣志記載扇子本為朝鮮進貢大臣隨員售來民間，但品級低劣，不為一般人喜愛，豐潤人利用竹枝、風景、花鳥畫改良後，風行一時。這是涉及朝貢而又有興趣的史料。又如何炳棣曾利用方志研究中國的早熟稻種。

(7) 元李好文長安志圖，詳載如何利用水力。很多方志皆有河工、灌溉、築堤的經費、徵工等資料，可供稽考。

(8) 地方賦役的負擔，也可從方志比較輕重。

(9) 往日的的水陸交通、驛站距離，也可查知考證。

(10) 鄉村市集、地方商業、對外貿易、典當、礦業，皆可在方志查考。蘇州府志有論孫春陽雜貨店的記述。高陽縣志論棉紡工業及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的發展及各地市場情況，直敘到其後的衰落。這是工商榮衰遞變的史實。

(11) 章學誠永清縣志對縣衙組織和差役的待遇，也是今日不易找到的資料。

(12) 往昔教育制度的社學、義學、書院、學田、科舉應考生的旅費等，也可從方志查考。

(13) 風俗、節日、寺院、壇觀、碑碣、古墓，在方志中均有豐富的記載可資考證。

(14) 少數民族如苗、瑤的風俗，方志記載也很可靠。

(15) 歷任地方官的姓名、科舉名錄，更是考證上的極好資料。

從這些功用看來，方志確也含有一部份地理資料。乾隆四庫全書把它列入史部十五個子目之一的地理目，便是這個原故。到此，我們也要敘一敘方志的起源。有人認為漢袁康的越絕書，晉常璩的華陽國志是方志鼻祖；但那偏重地理性的圖經更可算是方志的前身。考據起來，由隋煬帝詔令天下各郡上呈當地風俗習慣及地圖，唐代令各郡每三年呈報人口一次，宋代又令潤月的年份要編圖經上呈朝廷，皆是圖經進展的實跡。宋代的志書已增列人物藝文，但遺存的很少。元代創編一統志，明代修纂一統志，因而徵求各省志書，方志的型態漸成一格。清代方志大盛，民國繼續修纂，有些省區曾急迫的限令於六個月內完成，內容自然就不免浮濫的譏評，所以刊本雖多，選讀的時候還須思量一下。本社致力於影印中國文史社會科學名著有年，此次選印的方志叢書，是完全依循前面所述的觀點，精選善本影印發行。更進一步，倘若國內外人士藏有孤本，本社願收入這部叢書，以貫徹素來發揚中國文化的精神。

西平縣志附編卷之一

總纂陳銘鑑選輯

漢至明代外籍人文徵目錄如次

文部

太尉汝南李公碑

漢 蔡邕

賜馬勝鐵券文

明 太祖

重修金剛寺記

李 敏

桂林太守衡公墓表

何喬新

重修西平縣廳記

蔡 暹

勅建鎮靜觀記

王九思

封人見聖祠記

劉廷相

瑞麟圖贊并序

徐中行

重建西平縣儒學題名記

周斯文

孝友莊碑記

劉必紹

龍受寺碑記

龔良相

西平令題名記

張應化

共濟莊記

張應化

勸修北廓佛堂記

桂有根

東嶽廟記

傅振商

西平縣志附編卷之一

文徵 漢至明代外籍人文

太尉汝南李公碑

漢 蔡邕
字伯喈陳留郡人

公諱咸字元卓汝南西平人蓋秦將李信之後孝武大將軍廣之胄也枝流葉布家于茲土文武繼踵世爲著姓曾祖父江夏太守伯父東郡太守公受純懿之資萃忠清之節夙夜嚴慄孝配大舜敦詩書而悅禮樂觀天文而察地理兼動與神合契抗流行操邁伯夷色過孔父舉孝廉除郎中光祿茂才遷衛國公相受高密令勤恤民隱政成功簡遷徐州刺史百司震肅饗養風靡惡直醜正公事去官帝念其勤家被榮命漁陽太守還遷度遼將軍協德魏絳

和戎綏邊徵河南尹母憂乞行服闋奔命孝和皇帝時機
密久缺百僚僉允詔拜尙書歷僕射令納言危行不絀以
公事去民神憤怒羣公薦之帝曰俞哉徵拜將作大匠大
司農大鴻臚大僕射公所莅任憲天心以教育激垢濁以
揚清爲國有賞蓋有億兆之心懿鑠之美昭登于上不顯
之化宣聞于下及遷台司位太尉補袞闕敘彝倫天人交
格終始無疵雖元凱翼虞周召輔姬未之或踰功遂身退
以疾自遜求歸田里告老致仕七十有六熹平四年薨海
內咨嗟莫不惻焉故吏潁川太守張溫等相與歎曰名莫
隆于不朽德莫盛于萬世銘勒顯于鐘鼎清烈光于來裔
刊石立碑載德不泯詞曰

天垂三台地建五岳降生我哲應鼎之足奕世載德名昭
圖錄旣文且武桓桓紹續外則折衝內則大麓惟清惟敏
品物以熙告老懸車天人靡欺曾不百齡圯我國基人之
云亡八極悼思申德作頌光寵宣流鐫紀斯石鴻烈顯休
按右載李太尉碑係錄自聊城海源閣楊氏於咸豐二年所刊蔡中郎集第五卷

明太祖高皇帝賜馮勝鐵券文

馮勝定遠人授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
右柱國封宋國公食祿三千石賜鐵券其文曰朕聞歷代
開創之君必有親同骨肉痛若肢體之將使之周旋左右
出入以防奸詐遂得保完其身施行造化以有天下卽是
而觀其功不小朕自渡淮江以來爾兄馮國用實典親軍

導從有方動合古道俄而膺疾長逝朕念其勞追封爲郢國公憫其子幼又以爾勝繼之爾勝十餘年閒居京師則除肘腋之患歷征戰則建爪牙之功敵犯龍江帥軍兵而大挫羣寇副將北伐屢克捷而平定中原宣力內外佐成混一今天下已定論功行賞朕無以報爾是用加爾爵祿使爾子孫世世承襲朕本疎愚皆遵前代哲王之典禮茲與爾誓除謀逆不宥其餘若犯死罪爾免二死子免一死以報爾功於戲爾以忠誠夙夜事朕累除奸惡爵祿之賞由爾勲勞而致尙其日慎一日持守高盈訓及子孫保於

永世

按馮誠由定遠遷居西平爲本邑馮老莊始遷之祖右錄鐵券文卽今馮氏家藏之物也謹附識於此

重修金剛寺記

賜進士第兵部右侍郎

李

敏

襄城人

西平縣治之南十八里有古寺名曰金剛元至正間所創也經始之人無文可攷歲久傾圯惟石佛三尊在焉住持德暲鼎新修之德暲義亭保李氏子幼慕釋氏教授禮宗師韶爲師得傳心印見寺廢墜發心募緣而富室大家欣然施與始建佛殿三間中塑釋迦文佛次天王次伽藍次祖師諸殿以及東西兩廊山門僧舍皆循序而成房以間計者五十有二工以歲計者十載有餘旣落成矣未有紀述西平距吾襄二百餘里德暲年近八旬杖錫徒步謁余求文以誌歲月余方養病於紫雲書院氣弱力衰未能執筆而吾儒與釋又不同道辭之再四而彼之請愈力余憫其老而嘉其來意之誠故因其人而語之曰嘗觀佛典而

知佛氏之道與教矣何者常清常淨不生不滅無我人眾生壽者相無煩惱輪廻生死苦佛之道也降伏其心使一切有生之類皆令入無餘涅槃而滅度之佛之教也入佛氏之門遵其教而修其道斯爲善矣德暲爲寺住持興廢補墜煥然一新功固可嘉抑末也本則無焉歸而求之於己誦佛之言行佛之行服佛之衣收心淨坐悟萬法之皆空絕念忘形使諸塵之不染心不妄想意無執著則道可成而法輪常轉寺可久而佛日增輝顧不美歟苟徒知寺之修而不知道之修高堂廣廈玩歲月以偷安暮鼓晨鐘警凡愚而敬禮寺云乎哉道云乎哉將何以垂示後人也耶德暲再拜而受教遂書之以爲記

按德暲增修金剛寺事在明正統七年間

桂林太守衡公墓表

河南按察使 何喬新 廣昌人

皇明有廉吏曰桂林太守衡公諱岳字世瞻汝寧西平人也其履官三十餘年清白之操若冰玉然其謝事居家貧不自存其歿也身無以爲殮子孫無以爲喪真爲吏者之師表也公歿二十餘年予爲河南按察使移檄汝寧訪求公之後得公之子平召而詢之道公之履歷甚詳且勾文表諸墓公之守桂林也先公實薦之余于公有世舊誼不可辭乃爲叙之公先世家隨州父通元季以武功參官至百夫長典屯香山國初棄官歸過西平道梗不通遂留家焉母周氏慈惠喜施予公少以俊茂補郡學弟子員中河南鄉試遂升太學洪武三十年詔國子監選諸生通理道

者赴詹事府歷事六館之士咸推公往公敷陳時政切而不迂所司以聞擢廣東潮州府同知公約己惠民自常祿外餽遺一無取布衣蔬食不異寒士嶺海間翕然稱其廉三十五年遷陝西西安府知府其清操善政如在潮時丁內艱去服闋改知慶陽益以清白自勵民愛之如父母寮友諸婦嘗會飲公之內子與焉在席者金鈿綺繡爛然而公之內子荆釵布裙而已旣罷頗不悅公曰汝坐于何處曰首席公曰旣坐首席又欲服飾華好富貴可兼得耶慶陽人至今以爲美談永樂十年朝覲至京以言事忤旨謫戍交趾慶陽西安二郡民千餘人詣闕請貰公以終其惠不報仁宗皇帝嗣位下詔求賢監察御史袁錠鹽運使何

士英指揮范智交章薦公起爲南城令以舊官復任改南
豐令其爲令祿薄不足養常于官舍種蔬以自給家人或
有愠色輒曰不猶愈于充軍時耶無不意滿正統四年夏
五月公秩滿至京欲告歸時先公刑部侍郎薦公于朝遂
擢桂林守在郡五年廉慎之操愷悌之政始終如一以年
踰七十致其政而歸景泰三年三月三日終於家年八十
有四葬于縣大堰灣之原配王氏有淑德子七曰友民曰
忠用平直美慶孫八曰世隆鏞雄林海鉞鎧錠今都御史
江浦張公巡撫河南過西平聞公之賢令有司卹其家且
補世隆世鏞邑庠弟子員俾紹素業嗚呼廉吏之不聞于
世久矣碩鼠之刺城烏之謠在古且然況後世乎世所謂